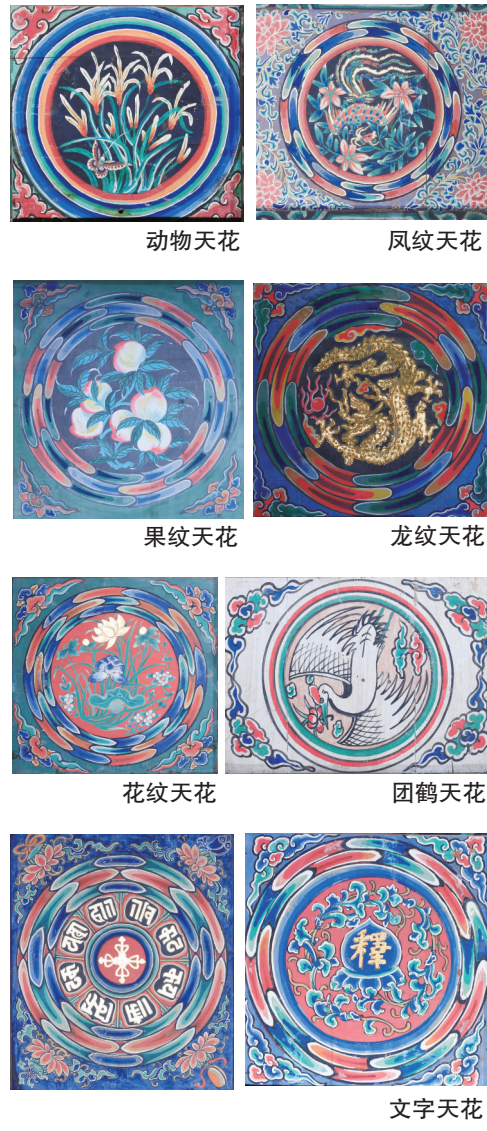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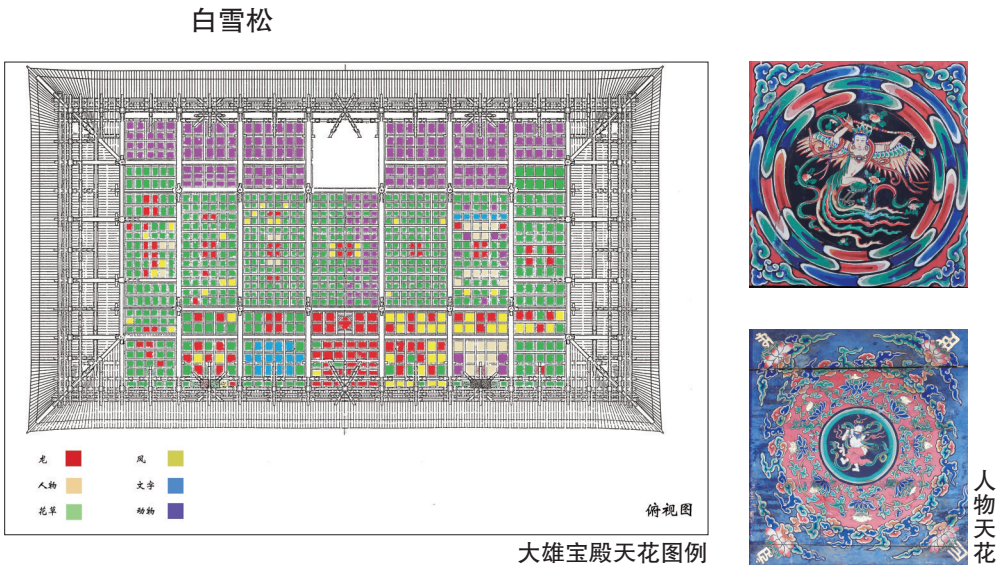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井口天花述略



陵频伽天花共19块，散落分布于内槽。主要表现为两种风格，第一种三层云波纹圆光内为人身鸟足状，头戴多彩花冠，双手或举于头顶，或托举莲盘、宝珠，或环绕身前，拈花轻舞。胸前饰花形宝珠，周身赤裸，双翅大展，背部着细羽绒，屈膝抬腿，足部为凤爪状，后拖卷草与云纹结合的长尾，飘带环绕周身，点缀零星花朵，轻盈飘逸。岔角为蓝绿色祥云。第二种画工及精细程度均不及第一种，三层圆形叠量纹圆光内，人物更像飞天与迦陵频伽的结合，袒胸露腹，腰系束带，下身为裙裤长拖，未有足部刻画，岔角则为多彩祥云。

文字天花含有汉文、佛教经文，共20块，北次稍间的主佛上方为“释迦牟尼尊佛”六个汉字，其余个别除中心佛字外，其他均由梵文组成。“释迦牟尼尊佛”六块均为红底圆光，缠枝寿桃之中书字贴金，外叠云波纹，多彩祥云岔角。佛教经文在中国明清时期的译写，以兰礼体为主，该类天花表现为俯视正面花瓣状，中心为字或法器，每一瓣上着一字，圆光或为云波纹或为多彩祥云纹，岔角则为祥云莲心，或承梵文，或承各类法器，简洁庄重。这种表现形式是宗教融入我国本土化的实证资料。

花果天花含有花草、果实共566块，是殿内种类与数量最多的天花。花卉中以牡丹、莲花、菊花、水仙居多，亦有梅花、曼陀罗花等各类花样；果实则为石榴、桃子、葡萄等。花纹天花为云波纹圆光与叠量圆光，内底色多为墨色与红色，绘制各种花草。绘制风格多变，有的贴金描线富贵大气，有的多花搭配争相斗艳，有的绘制写实突出原貌，有的绘制抽象潇洒写意，有的绘制更具宗教特色。方光多为蓝绿色，四角为多彩如意祥云与行云样式。果纹天花中石榴寓意金榜题名，多子多福，桃子象征多福多寿，葡萄与“菩提”谐音，富有中华文化特色与情感内涵。这类天花在丰富彩画内容的同时，将大殿的彩画艺术进一步生活化、世俗化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寓意融合到宗教内涵之中。

动物天花可分为团鹤、鸟禽、昆虫、兽宠，共203块，与其他种类天花不同的是，除团鹤的表现形式主体突出外，其他鸟兽则皆与花草造型同处一画面之上，无明显主次之分，更有趣味横生的随笔。其中团鹤天花150块，团鹤是有美好象征与寓意的动物形象，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装饰形式。大雄宝殿团鹤天花皆为白底，选量圆观光内绘制团鹤，红顶长喙衔花果，画风随意，线条略显粗糙。其他动物天花画面内有画眉、鹦鹉、孔雀、翠鸟、山鸡、蝴蝶、蜻蜓等各类禽鸟昆虫，亦有大公鸡，小猫等家禽家畜，极具生活气息。

大雄宝殿天花既是具备功能性的建筑构件，又是一幅宏大精美的“天宫”画卷，其将建筑与彩画结合，为研究明清至近现代不同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内涵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大同市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）

AI 与具身智能赋能乐舞文物活态传承——中华乐舞数字资源库的生成式应用探索

李超 王彬

构,搭建逻辑清晰、标准统一的文献数据分层著录模板,为乐舞数字资源的规范化运营与模块化应用筑牢基础。

静态固化与信息孤岛:乐舞文物活化的现实困境

在传统文物保护、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体系中,乐舞文物的活化利用长期受制于三重核心瓶颈,制约了礼乐肢体文明的传承与发展。

单帧史料留存局限,动态身体信息缺失

现存的古代乐舞文物(如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盆、汉代乐舞陶俑、隋唐石窟乐舞壁画等)多以静态的“单帧”形式存在。此类文物虽兼具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,但舞蹈艺术核心的身体态势、肢体衔接逻辑、气韵节奏变化等动态要素,随历史更迭消逝,形成本学界“图文可考、舞姿难寻”的普遍研究困境,导致古舞复原研究缺乏核心动态支撑。

文物资源分布零散,空间与数据孤岛问题突出

同一题材的古代乐舞文物遗存,往往零散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各类文博机构。以唐代《霓裳羽衣舞》《绿腰》等经典乐舞为例,其传世画作、墓葬陶俑、石刻造像等遗存出土地域分散、馆藏权属割裂,加之各机构数字化技术标准不统一、学术研究存在壁垒,多

文博影像创作的四类问题

依托出版一线实拍与新媒体内容审核经验,纵观当下全网文博影像创作生态,无论是业余爱好者拍摄,还是部分机构新媒体创作,普遍存在脱离摄影本体、弱化纪实伦理、盲目追逐技术流量的问题,集中表现为四大同质化问题。

一是审美泛化消解纪实本质,滤镜美化替代文物真实。当前网络文博影像存在套用网红滤镜、高饱和调色、磨皮锐化模板,刻意追求干净通透的视觉效果,人为抹平文物锈蚀、斑驳纹理、老化痕迹等情况。这种美化式创作违背文物摄影伦理,将带有岁月记忆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同质化的网红视觉素材,不仅误导大众对文物原貌的认知,更丢失了文物最珍贵的历史质感与学术信息。

二是叙事表层化,重形制展示轻细节解读。部分文物摄影创作局限于器物完整取景、常规平视视角,构图单一、视角固化、表达雷同,只完成“器物拍照”的基础任务,忽视细节镜头的叙事价值。青铜器的纹饰肌理、古建的榫卯结构、古籍的墨色层次、石刻的刀工细节等,易被大众创作忽略,导致文物影像缺少文化内核,画面空洞、缺乏深度。

三是创作尺度错位,出版与新媒体标准混淆。行业内部存在标准混乱问题,部分机构直接将新媒体美化影像用作出版配图,滤镜失真、色彩偏移的画面流入正式出版物;也有部分机构将严谨的出版存档影像直接搬运至新媒体平台,画面单调、重点模糊、观赏性不足,无法适配大众传播需求。这种一套素材、一套标准通用于双场景的粗放式创作模式,导致专业度与传播力双向缺失。

四是AI技术滥用,算法生成篡改文物史实。随着AI影像工具普及,AI一键修复、色彩重绘、残缺补全、风格迁移被广泛应用于文博内容创作。部分创作者将AI推演复原的残缺纹饰、褪色壁画、破损器物直接用作权威配图,将算法概率生成内容等同于考古史实,严重违背文物纪实原则。AI画面失真和臆造文物细节,正在成为文物影像传播的新型风险,亟须明确创作边界与技术尺度。

融媒体文物摄影的分层创作体系

立足文物出版与新媒体双岗位实操经验,兼顾摄影本体规范、出版学术标准、新媒体传播规律与AI技术应用边界,构建“**一源双轨、分层创作、人机各司、双线守真**”的融媒体文物摄影创作体系。

一是坚守一源双轨。以出版级实拍母版为唯一源头,双向适配双场景。文物影像创作必须坚持先实拍、后衍生,先严谨、后传播的顺序。所有文物内容生产,均以一次性高精度RAW无损实拍为基础,产出符合出版标准的权威母版影像,严格把控光影、色彩、比例、细节,确保史料真实、学术合规。在此基础上,通过后期精细化微调,分层衍生适配新媒体传播的轻量化影像与短视频素材,杜绝新媒体随意拍摄、美化修图再反向用于出版的违规操作,从源头统一内容标准,规避失真风险,同时减少文物重复出库拍摄,助力文物预防性保护。

二是回归摄影本体。重构文物光影、细节、构图、色彩的专业审美体系。光影层面,在均匀纪实光基础上优化明暗层次,区分器物体积感与岁月质感,兼顾真实与质感;构图层面,全景保证史料完整,细节特写聚焦工艺亮点、岁月痕迹、人文细节,让画面兼具规范性与叙事性;色彩层面,坚持“**原色还原、微量校准、拒绝重塑**”原则,统一色温色域,修正拍摄环境色差,绝不篡改文物原生色彩与老化状态;质感层面,主动保留文物斑驳、残缺、修复痕迹。

三是规范短视频影像转译。让静态文物摄影成为动态叙事的支撑。文博短视频的竞争力在于专业静态影像的动态化呈现。实操创作中,可依托出版级高清母版,通过慢速推拉、局部放大、定格画面、局部特写、细节递进等镜头手法,将平面静态图片转化为流畅、专业、有深度的动态短视频内容。相较于普通手持跟拍、随意运镜,这种模式画面清晰度更高、细节更精准、色彩更权威,既适配短视频轻量化传播节奏,又守住文博内容的专业底线,能够有效解决新媒体文博内容“颜值与严谨无法兼顾”的行业难题。

四是界定AI人机协同边界。明确文物摄影领域AI应用的唯一合理定位,即AI只做标准化辅助工作,绝不参与文物本体创作与史实重构。在出版场景中,可用于画面瑕疵筛查、色域统一校准、批量素材整理、细节无损放大,杜绝用于纹饰补全、色彩重绘、形制复原;在新媒体场景中,可用于画面裁切、分镜拆分、字幕匹配、画质优化,所推演复原内容必须明确标注示意图属性,严禁作为权威文物影像传播。建立“摄影师初审+文博编审复审+AI日志溯源”的三级质控体系,让人机协同有尺度、有规范、有底线。

融媒体与智能技术的迭代,为文物摄影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场景与技术手段,但技术永远是辅助,真实、严谨、人文、质感始终是文物摄影不可替代的本体。传统文物摄影的严谨规范是行业根基,融媒体短视频叙事是传播延伸,AI智能辅助是效率升级,三者相辅相成、不可偏废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文物出版社有限公司）

融媒体语境下的文物摄影传承与创新

周民

文物摄影是文化遗产可视化留存、文博图书出版与公共文化传播的视觉根基,其创作伦理始终是“以影存真、以形载文”。融媒体时代,文物摄影从传统的制版配图、档案记录,延伸至新媒体叙事、智能影像优化与人机协同创作。本文结合出版实拍与融媒体创作经验,以原创视角辨析文物摄影的创作边界、审美逻辑与技术尺度,探讨传统实拍、短视频转译、AI辅助创作的融合路径,为专业文物摄影在融媒体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参考。

文物摄影区别于普通影像的专业特质

文物摄影是兼具纪实科学性、出版规范性、文化审美性等的专业摄影门类,这也是其区别于风光摄影、人像摄影、商业静物摄影、普通文博自媒体拍照的重要特质。在出版工作中,每一张入库文物配图,都是对应文物的“视觉档案”,必须准确、合规、可考据、可传世。

首先是光影的纪实克制性。普通静物摄影追求戏剧化光影、强烈明暗对比、氛围感渲染,而出版级文物摄影的光影主要逻辑是“去主观化”。创作中需采用均匀、柔和、层次丰富的漫射光体系,规避硬阴影、局部过曝、刻意光影塑形等情况,目的是还原器物的原生形体、材质肌理与岁月痕迹。青铜器的锈蚀层次、陶瓷的釉面开片、书画的纸本纹理、石刻的深浅刀工、古籍的墨色晕染,都需要依靠克制、均衡的光影呈现。过度修饰光影、刻意营造氛围感,会掩盖文物真实细节,造成视觉信息失真,违背文物摄影的纪实本质。

其次是构图的史料完整性。大众文物拍摄习惯追求特写构图、留白艺术、不对称视觉冲击,侧重画面美感。但出版文物摄影有着严格的构图规范,始终坚持“形制完整、比例准确、视角标准”的原则。器物正视图、侧视图、俯视图、细节特写的搭配组合,并非刻板套路,而是为考古研究、典籍著录、文物比对、学术考证提供标准化视觉依据。文物摄影的构图优先级,是史料完整性大于艺术观赏性,比例准确性大于画面氛围感,这是文博出版摄影不可逾越的专业底线。

再次是色彩的物理真实性。色彩是文物的重要史料信息,古画的褪色、壁画的泛色、青铜器的包浆、陶瓷的釉色老化,都是文物岁月积淀的原生信息,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专业文物摄影的色彩创作核心应是“还原而非美化”。日常出版配图工作中,需严格对标印刷色卡,统一拍摄光源色温,严控后期色彩偏移,坚决杜绝为了画面美观提亮褪色壁画、人为提高古瓷釉色饱和度、统一青铜器色调的操作,守住文物影像的色彩纪实伦理。

最后是细节的叙事唯一性。文物的残缺、划痕、斑驳、修复痕迹,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信息。普通影像创作习惯修饰瑕疵、抹平岁月痕迹,而专业文物摄影要求留存细节、尊重残缺、记录真实。这些被大众视为“瑕疵”的画面细节,恰恰是文物年代判定、工艺研究、流传考证的关键视觉依据。

从“出版制版”到“多维叙事”的功能迭代

传统文物摄影的服务对象是图书出版、档案存档、学术研究,创作逻辑较为单一、标准固定、受众专业。进入融媒体时代,文博传播场景全面扩容,短视频、社交图文、数字展览、线上科普成为主流传播载体,文物摄影的功能不再局限于静态制版配图,而是延伸为“一套母版、多态衍生、双向赋能”的创作体系。但无论传播形式如何迭代,静态实拍母版的专业性,始终是所有融媒体内容传播的根基,这是当前行业极易忽视的逻辑。

在出版端,文物摄影承担着文化记录留存的重要使命。文博出版机构的实拍影像,最终落地为正式出版的文物图录、考古报告、专题典籍,是可典藏、可查阅、可传世的权威视觉文献。这类影像要求零失真、零篡改、零主观修饰,画面的每一处纹理、色彩、比例、细节,都需经过摄影校准、编辑审核、专家考据三重校验,因此具有学术严肃性与史料价值。

在新媒体端,静态文物摄影是短视频叙事的素材底座。当下多数文博短视频存在“重动态、轻静态”的误区,过度依赖运镜、转场、特效,忽略高清静态实拍的细节支撑。事实上,优质短视频并非单纯的动态拍摄,更多的是静态母版影像的动态化转译。日常创作中,以出版级RAW无损实拍原图为基础,通过画面裁切、细节放大、光影分层、局部定格,将高精度静态文物影像拆解为短视频镜头语言,既能保证短视频画面的权威性与准确性,又规避了动态手持拍摄的模糊、畸变、色彩偏差等问题。

同时,融媒体语境下文物摄影的审美价值被重新激活。传统出版影像侧重严谨规范,审美表达相对克制,而新媒体场景为文物摄影的美学叙事提供了广阔空间。在坚守文物真实的前提下,多元视角创作、光影层次优化、细节特写聚焦,可让大众感知文物工艺之美、岁月之美、形制之美,打破文博文化的专业壁垒。这种“严谨为底、审美为翼”的创作模式,推动文物影像从“学术存档”到“大众美育”的价值升级。